



《人生如夢》書影。圖／聯經出版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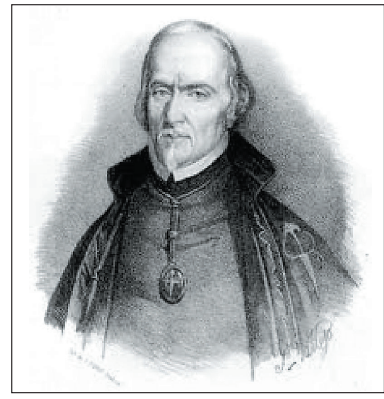
《人生如夢》劇情雕塑。

在台灣翻譯世界·在今天想像未來 ——102年度國科會經典譯注講座

人生如夢

《人生如夢》是卡爾德隆的經典之作，也是西班牙最有名的詩劇。作者要闡明的，不僅是塞孟多的遭遇，且是榮華富貴的虛幻……

曾茂川（淡江大學西語系副教授）文·圖片提供



卡爾德隆。

16、17世紀 是西班牙的黃金時代

16、17世紀是西班牙的盛世，稱之為「黃金時代」，國家強大，文學人才輩出；西班牙最偉大的小說家塞萬提斯（1547-1616），最重要的戲劇大師洛貝·德·維加（1562-1635）和卡爾德隆（1600-1681）都生在這個時期。就像唐詩宋詞，西班牙17世紀也以戲劇見長。

《人生如夢》是卡爾德隆的經典之作，也是西班牙最有名的詩劇。作者要闡明的，不僅是塞孟多的遭遇，且是榮華富貴的虛幻；人生許多看似真實之事，實則夢幻一場。這齣喜劇1635年首度上演，距今已三百七十多年，分三幕，共3319 詩行。

卡爾德隆兼具軍人、劇作家、宮廷官員和修士身分，一生寫了一百二十多齣喜劇、七十多齣宗教劇和二十多齣幕間短劇。在他最後的四十五年生命中，隨著西班牙政治經濟漸走下坡，道德倫理向下沉淪，西班牙戲劇也漸趨沒落。但他影響所及涵括17世紀中葉至19世紀初文學。

卡爾德隆的創作 朝向都會化、細緻型

他開始寫作時，躬逢戲劇藝術定型、劇場蓬勃發展，精巧的裝飾、燈光效果、尖端的舞台機具和背景音樂都很普遍。他頗受前輩維加、莫里納等人影響；側重寫實、本國、風俗；甚至情節或劇名相同（如《薩拉梅亞鎮鎮長》）；服裝和布景講究華麗，言詞誇張，富巴洛克風。當時要面對老練的戲迷，劇情和劇場風格必須更細緻。

維加最賣座的浪漫劇大部分都在「庭院」演出，卡爾德隆的創作則走都會化、細緻型，用詞諷刺但謹慎，在皇家劇院豪華演出。他替宮廷寫劇本，提升表演、演奏樂和歌唱在當時社會的重要性。而後期劇作遠離寫實，結構更見嚴謹；除加強戲劇動

作、減少人物外，劇情衝突則順勢開展、逐步加強，最後才震撼收場。他也富於心理描述，尤擅長人物刻畫和言行呈現。獨白中，喜用詩的意象來表現，抒情意味濃厚，且前後思想連貫，為早期喜劇所未見。晚年則致力於聖禮劇和一些說唱劇。

終其一生，不過場夢

《人生如夢》寫波蘭王子塞孟多出生，預言說他長大後會謀反，成為最殘酷的無神論君主。因此，父王巴希洛把他囚禁高塔，讓他從小與世隔絕，過著半人半獸生活。父王後來後悔，但又擔心預言成真；於是將他麻醉，送回王宮；等他甦醒後，告知身世，王子暴怒不已，辱罵朝臣，威脅國王。國王以其野性未改，再度將他下藥，送回樓塔囚禁，並準備傳位外甥。百姓獲悉後，對國王的迷信不以為然，救出王子，擁立為王。王子則以為一切仍在夢中。後叛軍戰勝，但他寬恕了老王。

除了塞孟多，本劇最重要的人物是駱少樂，這個纖弱女子為討回名譽，洗刷負心漢遺棄之恥，千里迢迢遠赴波蘭；女扮男裝，身攜寶劍，且頗富男子氣概。而塞孟多貴為王儲，卻一出生即遭囚禁，過著野獸般生活，連游魚飛鳥自由都無。這兩人的身世和遭遇不無雷同，都無辜受害，都遭父親拋棄；前者女人名節受損，後者王儲權位被奪。而劇情最聳動的是，駱少樂在飽受驚嚇脅迫，面臨死亡時，卻突遇生父。駱少樂追尋的不只是拋棄她的情人，基本上她也在尋父，找回身分。

國王巴希洛沉迷占星術，相信預言。但他也自承：解讀星相時「都快快瀏覽」，未多深思，且出於「一時衝動」將兒子囚禁；他又一再暗示「塞孟多未受教育、不學無文，如何承繼大統？」這種論斷「本末倒置、倒因為果」，實在荒唐可笑。

阿斯托和耶絲德兩人戲分只能算是配角。阿斯托來自莫斯科，耶絲德則來處不明。這兩人一出場，卡爾德隆就明白指出，前者握有重兵前後擁，



卡爾德隆雕像。

後者則貴婦仕女簇擁。阿斯托英勇過人，但屬登徒子型，和駱少樂雖已私訂終身，卻並無履約意願，只因她「不知父親是誰」，後來發現她是柯洛達女兒，就願意娶她；說明當時「門當戶對」觀念之重。

柯洛達在劇中扮演串連角色：從他女兒可與莫斯科公爵婚配，顯然他身分地位不低。國王囚禁王子這樣私密的事，交給他辦，可見他是個寵臣。他扮演喜劇中「老人」角色：自信滿滿，愛喋喋不休、咬文嚼字。雖善良忠心，但並不糊塗。他覺得國王考驗王子方式不妥時，當即提醒「陛下作法未必對」。

克拉寧是本劇丑角，扮演插科打諢角色。其表情動作和道白，談諧有趣，常把觀眾逗樂。克拉寧不重信諾，見風轉舵。他話說得明白：他是來找運氣。但戰事一起，卻只他一人喪命。

一心想把凶險避，反倒招惹死亡來。老天若不讓好活，你們終究難逃一死。巴希洛國王一再重複「上天主宰」這話，卡爾德隆似有意暗示觀眾「運命唯所遇，循環不可尋」，天命難違、不可違。

戲劇本來就講究獨白和對話。本劇獨白分為三類：柯洛達的「躊躇和推理」型、巴希洛和駱少樂的「滔滔敘述」型和塞孟多的「教誨哲理」型。柯洛達獨白中顯現進退維谷，行事猶豫的個性；窺探國王隱私，女兒依律當斬；但他又暗藏私心，想救女兒一命。無所適從時，竟把難題丟給國王。塞孟多四回獨白則是本劇的脊背：首回寫他對自己處境不平的疑問（第一章第二場）；其次則是他對浮生若夢的感觸（第二幕最後一場）；再其次他運用智慧展現對駱少樂泱泱君子風度（第三幕第十場）；最後則是以本身的威信和謹言慎行，感化父王（第三幕第十六場）。第二幕的結尾警惕世人，無論君王或販夫走卒，芸芸眾生不過是大千世界一員，勞碌一生，到頭來，一切盡寓於底下兩句話：終其一生，不過場夢，大大小小，還都是夢。

〈慢慢讀，詩〉

我只是一隻 黃色小鴨

詹佳鑫

溫暖水面上，你微笑的倒影
掩映在七彩泡沫間。我們洗淨身體
長大，然後游出浴缸
為了漂浮而捨棄自身重量
讓陌生的眼光充飽我們單薄的皮囊
並學會搖擺、展示

快樂是模仿，愛是忍耐
以恩慈的心接納我的分身
看不見看我的人（真的
還假的）簡化冗餘之表情
便能鎖定遠方商機，忽視自己
亦無須前進

一個關於美好的詞彙：PVC
冰冷港灣裡，我廉價的微笑易於塑形
善於扭曲，用隱微的毒性
無聲牽動一串快樂擁擠的鏈結直到有人
終於感覺疲累

唉。我只是一隻黃色小鴨
縱使得寵，仍要躡著偉大的夢——
如果有一天我游出這巨大浴缸
遇見真正的風與海浪，練習閃躲
這良善的世界是否
依然捨不得讓我沉沒……

京城再來人

——2010北京紀行

陳秉楠 文·圖

漢娜·鄂蘭在《黑暗時代的人們》中，曾說：即使時代黑暗，我們也有權去期待一種照明。這種照明未必來自理論和概念，而是多源於明滅不定，常常很微弱的光。這光照，來自那些男男女女，來自他們的生活和著作。無論境遇如何，這光始終亮著，光芒散布，照徹世界，照徹他們的生命。

以此照徹我2010北大之行的那些瑣碎、日常的光影片羽。

早上結束北京大學的學術行程之後，我們隨著北大的學友，想去參訪北京的一些景點。第一站是譚嗣同故居——譚嗣同是戊戌變法四君子之一。另一則是魯迅住過的紹興會館。魯迅，他的著作曾在台灣禁燬，而他又是在鐵屋裡吶喊的人，他身後被對岸以「國家閹人」的煙霧禁錮著。書中的人物，而今可以親歷故居，我們台灣一行人自然是難掩雀躍。

當我們搭過公共車，一行人有點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們所以為的故居，應該是經過妥善保存與規畫的古蹟。然而，錯落在我們眼前的竟然是殘破不堪的老胡同。裡頭多是和藹的老人，在午後陽光下漫步著，悠游在時光之外。而對比強烈的，是南半截胡同上有許多故居，隔著胡同，對面是林立的大廈。

即便居高臨下，也看不到魯迅住過的紹興會館，更別提譚嗣同故居了。「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胆兩崑崙」，被拖往菜市口的路上，這位六君子之首還記得自己寫的獄中題壁詩嗎？城南舊事何時會被老北京遺忘，隔著海峽，我們在林海音的書裡緬想。

在紹興會館拍照時，一位手提鮮黃色袋子的大嬸，在一旁照看我們停整合照的鏡頭，不時指揮我們向中間靠。大嬸人很好，比紹興會館裡邊出現的毛澤東標語好，她帶我們去譚嗣同故居，也回憶她九旬的國中老師和流離台灣的師丈。我們在偶遇大江大海時代裡的牽攀乖隔，透過一位臉上的皺紋迷著向日葵光采的大嬸。

大嬸指揮若定，我們當中的一位女同窗只好拿起袋子拍照。說是顏色較和諧。但大嬸很令人難忘，難忘到晚上席間沒有人想要談起一條街分割兩個世界的事。我們在紹興故居時，還沒有遇見大嬸前，胡同的居民有人經過，嘟囔著：又來照？這麼愛照？

如果，歷史是他者，過去是異國，那麼一街兩岸的景況，難道是貧窮為此岸，富裕為彼岸嗎？常言中國貧富差距大，胡同濃濃的人情，豈是富裕就能達至的彼岸呢？中國啊，您到底匱乏了什麼？

（本文為第三屆兩岸交流紀實文學獎圖文組最佳潛力獎作品）



毛澤東語錄與斑駁的牆。

102年度國科會經典譯注巡迴講座第三場

主辦：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聯經出版公司、聯合報副刊
承辦：國立台灣大學文學院、國立中興大學外文系、國立成功大學文學院

學者曾茂川主講「西班牙戲劇《人生如夢》：預言／夢境幾分真？」。
●北部場12月4日星期三在台灣大學博雅教學館102教室，主持人：張淑英，討論人：楊瓊瑩。
●中部場12月5日星期四在中興大學語言中心萬年廳，主講人：曾茂川、張淑英，主持人：曾麗蓉，討論人：陳正芳。

●南部場：12月6日星期五在成功大學國際會議廳第二演講室，主講人：曾茂川、張淑英，主持人：張淑英，討論人：劉碧交。
以上每場均於晚間七至九時舉行。本活動可認證「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通識自主學習點數」，免費講座，歡迎聽講！詳情請參閱活動網址：<http://www.linkingbooks.com.tw/1nb/top/2013nsc.aspx>

冰箱 | 許亞歷

夢中媽媽離開她，離開前與她告別，在冰箱前面，把冰箱留給她。

冰箱高胖，烤漆自媽媽產下她、成為人母，每日開開闔闔，已發黃脫落。她喜歡冰箱，有事開，沒事也開。過去冰箱裡總有布丁、豆花、愛玉、蜂蜜水，各種甜甜的東西都放在裡面；從外婆家回來，她會心滿意足地幫忙將打包的炒米粉、炸雞肉、芹菜花枝、大蒜香腸一一歸位；長大後，她偶爾幫忙買菜，就在冰箱裡擺進愛吃的果蔬。對她而言，冰箱最迷人之處在於，所有的儲物，在下次打開時，都重新來到這個世界上。

她也是打開媽媽肚子才來到世界上的。選和媽媽一起洗澡的時候，媽媽一邊在下腹抹上肥皂一邊說：「你就是從這裡出來的噢。」皂泡沖去後，她看

見起皺的傷疤粗野地霸著媽媽的身體。「因為你在裡面不乖，醫生只好把媽媽的肚子打開，把你抓出來。」她記得媽媽的補充說明、記得當時冤枉的赧意，那浮凸的縫痕是亂貼一陣的封條，神經兮兮地鎖上大門，把她和世界擋在外面。

媽媽在夢裡的告別極其簡短：「我走了，冰箱就留給你吧。」隨後便關門離去。她打開冰箱肚子，空空的，燈光冷冷落在層架，寒涼毫無阻礙地放送。她在冰箱前哭，把自己哭回一個小小孩。

醒來後，她想起更多的冰箱、更多的媽媽。想到暑假媽媽繼續為她和妹妹準備便當，冰在冰箱裡，打漂亮扎實的繩蝴蝶；想到她和媽媽吵架，拿出媽媽切好的水果，又用力將冰箱門甩了回去；想到吵架的時候媽媽說：「早知道你這麼叛逆，當初就不該把你生下來。」想到工作後，媽媽在她和妹妹都放假的上午出門採買，把冰箱塞得飽滿，等晚上做整桌的鮮肴，接下來的一周，媽媽一人慢慢熟著冰

箱剩下的飯菜，慢慢吃、慢慢數算下一個假日要再放進哪些食料。

冰箱上，磁鐵吸著她和妹妹做的生日卡、母親節卡，她們常在卡片上寫著「未來會越來越好的」一類企望美好遠方的話句，媽媽時而被這樣的話說服，時而不。而她們還是繼續儲放相似的祈願，等候哪天開門，遠方的世界都豁然成真。

她明白了。夢中那個空空的冰箱就是媽媽。一如小時候，媽媽清晨來到她的床邊說：「媽媽要離開這個家了，你是姊姊，以後要照顧好妹妹。」她哭著哭著，眼睛腫到中午，媽媽回來了，不發一語把一袋袋蔬果鮮肉整理進冰箱。失而復得使她依稀理解：在填滿冰箱的時刻，告別的將會變卦，離開的將會回來。

如果媽媽是冰箱，那她就填滿它。洗澡那次，她在最後問媽媽：「媽媽，如果開門、如果把我放回去，我會再重新變回一個乖小孩嗎？」